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唐方方谈新科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教授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揭示“有限理性”下的经济学奥秘

■本报记者 郭超豪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这些奖金花光。”今年 10 月 9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教授，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在被问及约 900 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怎么花时，遵循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原则的塞勒如是回答。

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描述塞勒的研究成果：理查德·塞勒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成果。一个风趣幽默的老教授，加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行为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影响？本报记者专访了与理查德·塞勒有 20 余年合作经历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唐方方教授。他表示，当前普遍采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中的第一定律，是没有“摩擦力”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绝对理性的人并不存在，人往往只有“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就是通过实践和实验的方式，寻找人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律。

颠覆传统经济学观点

唐方方教授与塞勒教授第一次相遇是在 1993 年耶路撒冷的一次经济学夏令营上，当时塞勒是主讲人之一，而唐方方则是参会人，同样从事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两位学者聊得非常投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 20 多年来也一直有沟通与合作。

“塞勒教授获诺贝尔奖，我一直觉得只是时间问题，从 10 年前起，每年诺奖公布前，我都会给他发个邮件，预祝他获奖，唯独今年没有发，没想到今年就拿到了。”唐方方说，而他的获奖更是表明了国际学术界对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认可。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通过计算与演绎，达成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这考虑的往往是十分理想化状态下的经济社会。但，现实中往往因为人的因素，而会出现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预言有偏差的情况。这正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大展身手的时候。

唐方方举了个例子，如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禀赋效应”，1974 年由哈马克和布朗两位美国生物学家首次提出。

哈马克和布朗在研究湿地保护时发现，不少美国人有打野鸭子的爱好，但随着湿地的破坏，野鸭将不再有栖息之地，当然，相应的，

这也会影响那些爱好打野鸭的人的“利益”。两位生物学家因此对这些人做了个调查：你们愿意花多少钱，维持适合野鸭生存的湿地环境；或者愿意接受多少补偿，放弃在这片湿地打野鸭。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同一件事物的估值应该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这些人愿意付出的代价是相同的。

但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自己出钱保护环境时，平均每人能接受的价格是 247 美元，但放弃打猎索要的赔偿，平均每人高达 1044 美元，相差达到 4.2 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碳交易和其他环境保护问题中。例如雾霾的治理，让民众能接受掏钱治理的数额，将远小于他们愿意待在雾霾环境中而索求的补贴，这样的规律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通过大量研究和实验我们发现，一定量的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得到时给人的快感。因此在经济决策中，人往往本能地去优先“避害”，而不是“趋利”，这对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无疑是颠覆性的。

能经过实践检验的才是科学

在行为经济学的具体的研究中，要完全量化人的因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实验的方式去一步步揭示客观规律。唐方方说，这也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可说是更具科学性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人的绝对理性之上，但现实中，绝对理性的人几乎不存在。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赫伯特·西蒙因此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追求的往往不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而是对过程和结果感到“满意”。但“满意”这个标准，很难像传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化和利润最大化那样在数学上通过线性规划很容易地解决，因此，有一批人提出应该通过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行为经济学也就因此而生。

唐方方称，行为经济

学家们相信，科学，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换言之，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经济学才算真正迈入科学的范畴。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大批精密的实验，去试图揭示有限理性下人类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律。

例如经济谈判到了最后通牒阶段，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一方提出一种方案，另一方去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德国的行为经济学家设置了这样一个实验，拿出 100 马克的真金白银，让两个人自己去分配。如果能达成协议，则可以依据协议的内容分走这 100 马克，如果达不成，则谈判告吹，谁也带不走一分钱。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哪怕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是他拿 99 块，你拿 1 块，那也应该接受，因为 1 块钱好过没有钱。但现实中，能达成协议的几乎都是五五开，人们往往愿意让谈判破裂，也不接受不公平的协议。

也有人对这样的结果提出质疑，认为是不是因为金额太少，或者不同地区、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存在差异。

因此，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实验。在俄罗斯实验时，他们将金额提高到了一个普通家庭三年半的收入，但结果依然是接近五五开；在美国、前南斯拉夫、日本和以色列四地同时实验时，结果也大致如此；唯有亚洲地区的人，有时也会接受四六开的分配，提出方案的人会稍占些优势。

但在亚马逊森林深处和非洲地区的原始部落，情况却截然不同，这些衣不遮体的人平均可以接受二八开的

分配，有些甚至给多少都愿意欣然接纳。所以从实验结果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绝对理性，可能只存在于未迈入现代社会的原始人，而现代人在谈判行为中，除了利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公平。

数清经济学里的“206根骨头”

“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称不上迅速，因为这是一个太庞大、太复杂的内容体系。”唐方方认为，经济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应该像之前的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轨迹。人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有 206 块骨头，而是通过最早从事解剖学研究的科学家，一块一块骨头发现研究得出的结论。

经济学也是一样，上面提到的“最后通牒博弈”只是其中的一块“骨头”，一共有多少块，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但肯定不只有 206 块。科学的道路没有捷径，只有通过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块块寻找。理查德·塞勒只是找到了其中的几块，但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真正为人类的进步带来真知灼见。

这就像人类 DNA 中的 31 对碱基对，全球科学家用了超过三十年，才在几年前破译完，终于让人体 DNA 中的主要结构大白于天下。人的行为也是一样，要一件件去破译，只是人的“行为图谱”规模要远比“基因图谱”庞大得多，是一个更漫长、更复杂的工程。唐方方说，但终有一天，我们能数清经济学里的“206 根骨头”，届时经济学可能就将迈入全新的领域。

不过，行为经济学中通过实践的检验方法，对当前政策制定依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在他看来，任何新制定的经济政策，都应该到实验室里测试一下。实验室里能成功的政策，现实中不一定成功，但如果连实验室都通不过，那直接施行必定失败。

唐方方说，任何一项政策都将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建一栋楼房都需要先做个模型，政策的制定也需要经过反复实践。



华东师大的这些年轻人，如何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二楼，有一间一年四季不关门的练习室，在那里汇聚着华东师大最有人气的帅哥美女们——华东师大全明星健美操队。除了人靓气质佳，队员们还是为国争光的主力。不久前结束的第十届世界运动会中，夺得一金二银的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陶乐和两位选手李凌啸和黄子敬均出自这支队伍。

走进练习室，伴随着热情激昂的音乐，上步、起跳、踢腿、转身，竞技健美操的队员们正一个接一个地练习剪式变身跳……日复一日的紧张训练正在上演。

双胞胎兄弟四岁开始练体操，流出的汗水都有回报

就读于华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运动训练专业的李凌飞和李凌啸今年 19 岁，在健美操队里被称作大牛和小牛。作为中国健美操队的主力队员，李凌啸拿下了本届世界运动会五人操冠军和三人操亚军。能够获得观众和裁判的认可固然可喜可贺，不过李凌啸表示，竞技健美操运动，让他体会到了付出的满足。“虽然有时候很累，但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简单，在这里流出的汗水都是有回报的！”

四岁时，兄弟俩就被父母送到了河南省平顶山体操训练中心，开始自己的体操生涯。回忆起当年的日子，李凌啸感触颇深。因为体操对身体软开度的需要，柔韧性是每个体操运动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学体操的孩子从小就要“压腰”“压腿”“压膝盖”……

属于李凌啸兄弟俩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在训练房里度过的，李凌啸将那段日子称为辛苦但纯粹的时光，“有苦才有甜，体操为我现在练习竞技健美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3 岁时，李凌啸的启蒙教练将他推荐给了时任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的周燕。两年后，他的哥哥李凌飞也开始练习竞技健美操。“双胞胎之间的默契是与生俱来的，在动作配合上也很有优势。而且两兄弟之间也会互相比较，互相竞争。”周燕说。

李凌啸印象最深的是 2015 年 3 月的健美操世界杯（法国站）比赛。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却在决赛场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只得了第四，比他晚两年开始接触竞技健美操的哥哥却拿下了铜牌。“当时一方面很替哥哥高兴，另一方面又有危机意识。”

兄弟俩在训练中相互竞争也相互鼓励。李凌飞在练习“立转”时总是轴不正，无法保持身体的协调统一，这时弟弟总会在一旁指导他，还专门为他拍下了练习时的视频，方便对比调整。

五人竞技健美操和三人竞技健美操是华东师大健美操队的强项，团体比赛特别考验队员间的默契、信任以及支持。为了增加默契度，即使是一个小动作，队员们也会练习上百遍。

就因为这样刻苦的训练与努力的付出，仅有 30 人的健美操队获奖无数，练习室外的玻璃橱柜中满满当当地摆放着队员们赢来的奖杯与奖牌。从国内到国外，队员们站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冠军。“通过训练和比赛，让我们更加理解和懂得了什么是团队精神，什么是互助友爱，真的是受益匪浅！”李凌啸表示。

体教结合让学生运动员的路越走越宽

和其他很多专业体制项目相比，中国的健美操带有浓厚的“体教结合”色彩。目前，国内参加竞技健美操的主要群体还是学生。中国健美操队，也就是所谓的“国家队”，其实只是国家集训队，队员并不是一直集中训练，而是来自各个学校的学生。

“我国健美操运动员都是在校学生，这些孩子是真正学校培训出来的运动员。”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周燕说，“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每天在学校上课，所有训练都是下课后在基地进行。除了训练就是学习，基本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

平时在学校里，哪怕是国家队选手，在成绩要求上和普通学生也没有区别，“比赛回来，国家队队员也得补课，补不齐，参加不了考试。”

在她看来，这样的体教结合模式，对于参加竞技健美操的孩子来说，也能起到更好的培养效果。华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每年都会确保体育生的保研指标，“对于这些队员来说，今后走上社会不仅只是运动员，而且可能当老师或教练。”周燕说，“竞技健美操运动员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若能再提高理论基础，对他们今后从事体育科研有很大帮助。”华东师大正致力于提供更好的平台帮助体育生们提升文化素养与研究功底。

现任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的陶乐就是体教结合的好例子。1988 年出生的陶乐虽然年龄不大，履历却非常丰富。2007 年陶乐从华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毕业后入选为国家健美操队运动员；2014 年因伤退役后，他决定留校任教同时兼任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

凭借 28 枚金牌成为中国健美操历史上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一直被称为“明星运动员”的陶乐从来没把自己当过明星，但他表示当运动员和教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只需要明确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而当教练以后，要管理好所有的队员。”陶乐说，“不管是专项技术，还是生活点滴，都需要照顾到，甚至还要了解每位运动员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才能既做到统一要求，又能因材施教。”

提到前不久刚结束的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尽管中国体操队收获颇丰，但比赛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预赛失利，让五人竞技健美操金牌险些丢失，“尽管和第一名之间只有 0.2 分的差距，但因为打分比赛本身就有裁判主观判断的因素，看上去有一分的差距。”决赛时，陶乐紧张到全身发抖，但只能选择相信队员。“到了赛场上，教练只能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后勤问题，其他一切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所幸，大家都顶住了压力，在决赛中发挥正常，拿下了金牌。

陶乐笑着说，即使自己心里再慌也不能让队员们看出来，毕竟教练在整支队伍中必须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

在华东师大的体育馆里，上午 8:30—11:30，下午 3:00—7:00，一年只有五天假期，每天的训练在重复上演着，“对于我来说能做的就是陪伴着他们，这种平凡也是一份幸福。”陶乐说。

文具新玩法，用手账留住生活中的“小确幸”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准备好精美的本子，画上简笔表情，贴上趣味纸胶带，写上一天的待办事项与快乐忧愁……尽管各种数字化记事本与任务管理工具层出不穷，用纸和笔记录生活的点滴，却依然是有一部分人“顽固”的坚持，尤其在大学校园和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中，手账日渐风靡。

对“手账”玩家来说，手账不仅是用来记录约会日程本，也不完全是日记、笔记本……精美的纸质手账是永不过时的时尚配饰，甚至可以是本人的生活记录与自传。

“手账”是舶来词不是舶来品

何谓手账？网上对手账的定义是用于生活记事、日程规划等并且可以装饰拼贴的本子，在日本相当风靡。在国内，则刚出现没几年。目前国内“手账”玩家基本在 16-30 岁。

在“手账圈”颇有名气的杭州师范大学大三学生王宸玥，网名“月

半”，“因为我胖胖的。”月半说。从小时候的涂鸦日记到现在的手账，月半不知不觉已坚持了许多年。

一开始并不知道何为“手账”的她也就是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因为我的妈妈老是‘欺负’我，我吵不过她，只好在日记里表达内心的不满……”有一次吵架后，月半在日记本里画了个鸟窝头的妈妈，旁边还加了个大拳头。结果不幸被妈妈发现，没想到妈妈看了这个形象哈哈大笑，还鼓励她多画多写，于是月半慢慢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

像月半这样的“手账”玩家还有很多。

给自家宠物设计漫画形象，编写小故事；旅行回来后画旅行日记；记下观影感受，盘点身边美食，分享微博；甚至那些随意丢弃的票据都成了“手账”玩家的收藏品，“这些东西平时丢了也就丢了，但放在手账里，仿佛踩住了一小段要溜走的记忆。”月半告诉记者。

构思排版、拼贴胶带、剪裁贴纸、手绘卡通……这些在外人眼中极为琐碎的麻烦成了“手账”玩家心中幸福的享受。“装饰自己的手账就像母亲用不同的小裙子打扮自己的女儿，既有内心的自豪，又有书写的快乐。”月半说，马尔克斯曾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的扉页上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下的日子。”对于“手账”玩家尤其如此，无论现实压力有多大，他们都会在手账里找到一片乐土，放飞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记录生活的每一个细

节，拼凑出生活最温暖的模样。

玩手账的年轻人更爱线下交流

“手账圈”的发展日趋成熟，不少“手账”玩家入门多年后，不仅仅满足于“自我欣赏”，交流和认同成为他们专注这个爱好的动力。除线上交流外，线下聚会更受年轻人的欢迎。

作为“手账圈”线下活动之一，以手账及相关文具产品售卖为主的手账集市近年渐渐流行。对“手账”玩家来说，手账集市就是他们的节日。在那里，他们能够找到心仪的周边、发现知音、欣赏顶尖的手账作品。

在上海，有几个因手账走到一起的小伙伴利用网络组建手账交流圈子“种草星球”，其中不乏“书写达人”“美工大神”等在网上教大家装点手账。现在他们又发起了“魔都手账集市”。

发起者之一萨摩告诉记者，手账集市在国外已有成熟的运作模式。“我们的集市刚刚开始，但，真正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来做，可以说非常快乐而有趣。”2015 年 5 月的首次线下集市，十余个摊位的几百款手账产品在三小时内就销售一空，“手账”玩家们依旧“不过瘾”。

这让萨摩很吃惊：“网络时代，大家都迫不及待地‘上线’，但这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对线下交流的渴望。”从最初的十几个摊位到现在百余个摊位，如今“魔都手账集市”每年要举办五期。一些“手账”玩家利用难得的假期从广州、武汉、成都、苏州、杭州、昆明等地赶到上海参加手

